

元代子部書 一三三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泰山書社

元代子部書 一二三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黃山書社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三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六十三

甲子唐昭肅皇帝四年太原軍亂邢洺磁三州叛澤潞二州平

邢洺磁三州之叛乃叛澤潞而歸朝廷也澤潞既失三州則其根本已撥矣此二州之所以相繼而平歟

杜琮崔鉉為相貶相崔珙為州司馬乙丑罷崔鉉杜琮相李回崔元式鄭肅為相崔元式乃白敏中用者其為相當存大中所

元年不在
會昌五年大除象教

胡氏曰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一數以一一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迹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根本掃除餘風亦殄矣

丙寅帝餌金石有疾命光王怡為皇太叔帝崩太叔
怡立是謂獻文皇帝用白敏中盧商常琮為相葬武
宗于端陵

胡氏曰疾生倉卒事難預處者君子猶說其辨之
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
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
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
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
骨曰出神曰蛻形能如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
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未見其

人也豈不可戒也哉武宗終仇良非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勿宜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珣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丁卯改元大中貶相李德裕潮州司馬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德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

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執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矣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戊辰周墀馬植崔龜從為相

是年特周墀馬植為相耳若崔龜從之為相則

在大中四年己巳罷周墀馬植相

謂宰相無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予奪宰相實總之也何謂無權謂宰相有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

子奪宰相必以詔之天子而後威福行焉宰相不得而專之也何謂有權常澳之告周墀也戒其悞下戒其戾上戒其徇己不戒其欺君其猶未得為盡善乎。李文饒之於白居易也果何所不樂而遂不能與之並立於朝也哉聞之曰文饒之於居易也嘗以使者而臨之而居易之意則曰以爵則子誠使者矣以齒則我猶前輩也果曷為其胥肩於煩儀拘拘於苛禮必欲以庭參而責之哉是則懷不樂之意者在居易不在文饒夫文饒以吾之所當得而責於人亦既得之宜無不樂者矣其如

居易之有不樂何夫居易之心果有所不樂則其發諸詠歌見諸言議必有所不容掩者以居易之不樂召文饒之不樂此文饒所以舍居易而取敏中欽夫敏中居易之從昆弟也彼於我何有而我則置忻然於其昆弟之間無乃冀其能自揣則必將有以德我欽殊不知居易之所怨敏中亦怨之矣怨有不忘則天面焉而忻者其偽也心焉而怨者其誠也顧未有所措手則拱焉以聽果可以措其手焉不擠而排之者幾希矣豈獨文饒之身為可擠可排而已哉凡文饒之所好者莫不并擠而

排之惟其所惡者則拔擢而超陞焉若馬植之為相是已然植之為人礪中玉表不能不敗其敗也以馬元贇則敏中之所舉大抵若人而已矣而文饒之於敏中顧以器識許之嗚呼亦過矣哉
再貶李德裕崖州司戶崔鉉魏扶為相幽州軍亂唐
年魏扶罷相令狐綯為相

石氏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相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時柱石然其施設可睹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知唐

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
觀化原度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才於朋黨之餘是
務小而不務大也

辛未魏謩為相壬申裴休為相癸酉鄭朗為相

朗之為相

當在丙子甲戌丁丑魏謩出尹成都崔慎由蕭鄴為相

上之命相也初欲命鄴尔既而命慎由則疑鄴之
為有黨也然則此兩人者既非外廷之所舉亦非
內廷之所薦也直以己意擢之耳夫以己意擢人
為相是自任以為有知人之明乎知人堯舜所難
故必咨于四岳詢于衆謀曾不敢以己意專之也

今宣宗反是則亦何足以任知人之道乎

戊寅劉瑒夏侯孜為相

劉瑒循名責實之言是矣慎由甄別流品之言亦未可非也蓋流品之不分則清濁混淆名實之不分則浮偽增長黜陟幽明名實著矣然可以為共工者必不使為司徒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者必不使之掌天地人神之三禮也是則流品之說亦豈可廢哉瑒慎由各主其一而不能通之俱非所以為得也

宣洪寇亂

宣理宣城
洪理南昌

已邠蔣申為相

申當
作紳

伸之言曰徼倖者多亂亦非難此亦論事者之常
談耳宣帝曷為遽以為相哉當是時宰相可畏有
權帝已不樂於絢之所為矣而伸也偶有以中其
意焉則於是而相之歆其有以分絢之權也絢在
位日久其必有以已之愛憎任天下之去取至使
上得以有權親之下得以招權累之人得以徼倖
者多而議之如是而不敗亦云幸哉

冊鄆王溫為皇太子帝崩皇太子溫踐位是謂恭惠
皇帝令狐絢行冢宰

上春秋高矣而太子未建非令狐絢之責乎令狐

綱不以為憂而魏謩憂之憂而言言而泣上之心亦必有所感動矣綱也力贊其說豫建國本而登使正人輔之豈非當時之急務乎奈何一倡而不和卒使異時王宗實得以收功於環泣之時則將焉用彼相為哉○帝未崩太子未立其立也實出於既崩之後是則王宗實之所為也 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莫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蚤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

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
天下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孫必公然後
禰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
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
耳使歸長等意屈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玉有變
而立之耶不可不辨也○上之於兄弟也知所愛
矣而其於母之正嫡則不若所生之厚焉○胡氏
曰古人重嫡妾之辨以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
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之妾儕之母
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

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說貶示嫡妾之必不
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
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弑逆此豈人
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况
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
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
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
不辭也

庚辰葬宣宗于真陵今孤綱出尹河中杜審權杜悰
為相

杜悰之為相也。能止宦官欲以反逆誣宰相之事。亦可謂善於處變者矣。宣宗之時。請立太子。如魏謩如裴休者。不蒙追論功賞。今鄆王既以太子登至尊矣。乃欲以宦官之有奏責宰相之無名。夫宰相之名。亦豈宜附列於宦官之奏哉。此可見當時宦者之橫然。非杜悰弭之有道。論之有詞。則亦安能大肆其毒哉。

改元咸通。宣洪寇亂。辛巳。相蕭鄴出尹太原。蔣仲孺

相林邑。蠻入寇。

杜佑曰。林邑。越裳之界也。

壬午。徐州軍亂。赫邑

蠻陷交趾。及安南都護。癸未。楊叔齊。確。高瑒。為相。